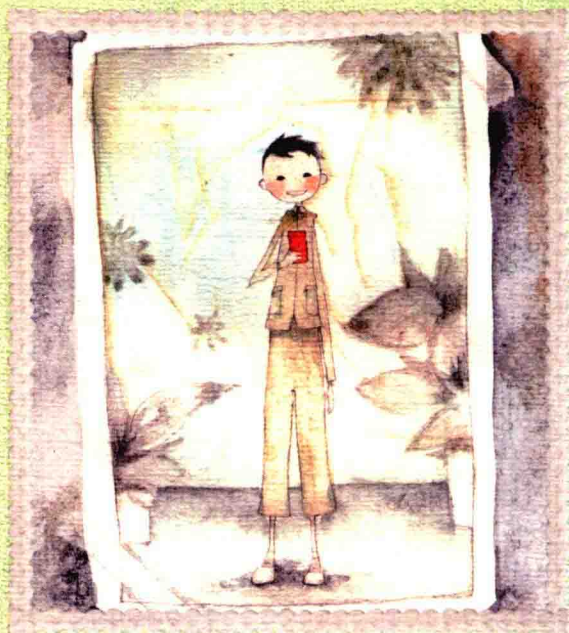


我的小时候

— 经典美图版 —



割不断的风筝

儿童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经典美图版 —

我的小时候



割不断的风筝

苏童 著 谢翔 绘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割不断的风筝/苏童著;谢翔绘.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3

(我的小时候)

ISBN 978-7-5342-9740-3

I. ①割… II. ①苏…②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5463 号

我的小时候

割不断的风筝

GE BUDUAN DE FENGZHENG

苏童 著 谢翔 绘

责任编辑 韩 潇

特约编辑 李 殷

美术编辑 汪佳诗

责任校对 沈 鹏

责任印制 王 振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300mm 1/32

印张 4 字数 38000

印数 1—10000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9740-3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每个人都有童年

每个人都有童年，作家们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童年。那他们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呢？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们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作家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略显神秘的职业，他们用笔构建出了一个又一个或发人深省或令人向往的艺术世界。有人甚至把他们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了解一个作家的诞生，了解他们童年时候的生活，对广大读者来说，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我的小时候”丛书，邀请了王安忆、苏童、迟子建、张炜、周国平、郁雨君等国内著名作家，请他们回忆了各自的童年生活。我们试图从这些回忆中走进他们的世界，从那些或生动或明媚或忧伤或悲痛的细节中，还



原他们生命中那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生活在繁华如梦的上海的王安忆，读书时校舍分散在民居之中，操场隔在两条弄堂之间，她记忆中“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可能正在创造着文学史上的“长恨歌”；成长于江南水乡苏州的苏童，九岁时缠绵病榻，从此明白了生与死的意义，而他记忆里苏州百年老街上的各色人物和各种味道，则构成了他日后创作中的“香椿树街”；在白雪皑皑的北方长大的迟子建，念念不忘雪花弹播森林时，在苍茫中响起的伐木声，她感恩自然用壮美滋养了她幼小的心灵，使她写出的作品充满了亲切而熟悉的气息；在胶东半岛成长起来的张炜，回忆里则是山海俱在，鱼虫混杂……

不同的地方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带来不同的童年。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们，虽然没有现代孩子如此多元的童年，却也清晰地记



着自己的各种童年趣事。王安忆说起自己尝冰的经历是那么生动有趣，她说送冰来的人坐都不肯坐，孩子们的牙齿在冰凉光滑的冰面上滑来滑去；苏童在游泳池里羡慕可以快乐狗刨的一家人，因为他自从学会了正规的泳姿后，就再也没有那么放肆过，他试图回到当年自己在护城河里的样子，却只游了几下就害羞起来；迟子建看着暮色中的炊烟，觉得那是房屋上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是天上的云朵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张炜最初有了“家口”时，惴惴不安的心被“小碗”姑娘爽朗的笑声平复，从喜欢更增加了几分佩服；周国平上小学时，为了不知道如何对付总是越过“三八线”的女同学而苦恼；孩子们可能最熟悉的辫子姐姐，小时候喜欢收集各种颜色的糖纸，为了多收集糖纸就拼命吃糖，她喜欢那彩色的玻璃糖纸蒙在眼睛上时，世界被过滤成了另一个样子……



尽管作家们的童年生活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殊途同归——他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心灵极其敏感，他们度过的每一天，无论是否有趣，其内容都在心里疯狂地生长着。坦白说，我曾希望在他们的文字中看出他们对文学的执着，对将来的志趣，想以此来激励现在的孩子们——如果你们也有一个作家梦，那么应该向他们学习。而如今，作家们交付的这一幅幅充满浓情的“旧照片”，让我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事物的感受，对细节的还原，对生活的热爱。也许这些才是他们从事写作的真正动机——用文字留住生活，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

童年印象，用文字留下它们，是不是更有趣一些呢？

黄育海

目 录



- 自行车之歌 1
- 三棵树 19
- 初入学堂 32
- 九岁的病榻 43
- 狗刨式游泳 52
- 夏天的一条街道 57
- 雨和瓦 68
- 金鱼热 76
- 船 84
- 城北的桥 93
- 过去随谈（代后记） 104





自行车之歌

一条宽阔的缺乏风景的街道，除了偶尔经过的公共汽车、东风牌或解放牌卡车，小汽车非常罕见，繁忙的交通主要体现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上。许多自行车轮子上的镀光已经剥落，露出锈迹，许多穿着灰色、蓝色和军绿色服装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两侧川流不息，这是一部西方电影对上世纪 70 年代北京的描述——多么笨拙却又准确的描述。所有人都知道，看到自行车的海洋就看到了中国。



电影镜头遗漏的细部描写现在由我来补充。

那些自行车大多是黑色的，车型为二十六吋或者二十四吋，后者通常被称为女车，但女车其实也很男性化，造型与男车同样地显得憨厚而坚固。

偶尔地也会出现几辆红色或蓝色的跑车，它们的刹车线不是裸露垂直的钢丝，而是一种被化纤材料修饰过的交叉线，在自行车龙头前形成时髦的标志——就像如今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彩色自行车的主人往往是一些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家中或许有钱，或许有权。这样的自行车经过某些年轻人的面前时，有时会遇到刻意的阻拦。拦车人用意不一，有的只是出于嫉妒，想故意给你制造一点麻烦；有的年轻人则很离谱，他们胁迫主人下车，然后争先恐后地跨上去，借别人的车在街道上风

光了一回。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普通的黑色的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它们主要由三个品牌组成：永久、凤凰和飞鸽。飞鸽是天津自行车厂的产品，在南方一带比较少见。我们那里的普通家庭所梦想的是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已经有一辆“永久”的人家毫不掩饰地告诉别人，还想搞一辆“凤凰”；已经有一辆男车的人家很贪心地找到在商场工作的亲戚，说，能不能再弄到一辆二十四吋的女车？然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要求就像你现在去向人家借钱炒股票，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些刚刚得到自行车的愣头青在街上“飙”车，为的是炫耀他的车和车技。看到这些家伙风驰电



掣般地掠过狭窄的街道，泼辣的妇女们会在后面骂：“去充军啊！”骑车的听不见，他们就像如今的赛车手在环形赛道上那样享受着高速的快乐。也有骑车骑得太慢的人，同样惹人侧目。我一直忘不了一个穿旧军装的骑车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因为过于爱惜他的新车，也许是车技不好，他骑车的姿势看上去很怪，歪着身子，头几乎趴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他大概想不到有好多人在看他骑车。不巧的是，这个人总是在黄昏时经过我们所住的街道，孩子们都在街上无事生非。不知为什么，那个人骑车的姿势引起了孩子们一致的反感，大家认为他骑车的姿势像一只乌龟。有一天，我们突然冲着他大叫起来：“乌龟！乌龟！”我记得他回过头看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是，这样

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骑车人莫名的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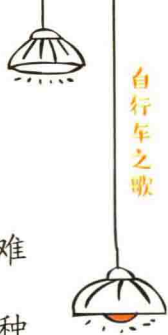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们等在街头，当他准时从我们的地盘经过时，昨天的声音更响亮更整齐地追逐着他：“乌龟！乌龟！”那个无辜的人终于愤怒了。我记得他跳下了车，双目怒睁着向我们跑来，大家纷纷向





自己家逃散。我当然也是逃，但我跑进自家大门时向他望了一眼，正好看见他突然站住。他也在回头张望，很明显他对倚在墙边的自行车放心不下。我忘不了他站在街中央时的犹豫，最后他转过身跑向他的自行车。这个可怜的男人，为了保卫自行车，他承受了一群孩子无端的侮辱。

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上世纪 60 年代出产的永久牌。从我记事到 80 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是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维系着我的生命。童年多病，许多个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医院与家的路上。曾经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



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以忘记那二十里路，大约十里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板路（那时候的水泥沥青路段只是在交通要道装扮市容），另外十里路就是乡村地带海浪般起伏的泥路了。我像一只小舢板一样在父亲身后颠簸，而我父亲就像一个熟悉水情的水手，他尽量让自行车的航行保持通畅。就像自信自己的车技一样，他对我坐车的能力也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他说：“没事，没事，你坐稳些，我们马上就到啦！”

有多少中国人对父亲的自行车怀有异样的亲情？有多少孩子在星期天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偷偷地出了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去骑车！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车在苏州城漫游的经历。我去





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小广场四周有三家电影院，一家商场。我在三家电影院的橱窗前看海报，同一部样板戏，画的都是女英雄柯湘，但有的柯湘是圆脸，有的柯湘却画成了个马脸，这让我很快对电影海报的制作水平做出了判断。然后，我进商场去转了一圈，空荡荡的货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等我从商场出来，突然感到十分恐慌，巨大的恐慌感恰好就是自行车给我带来的：我发现广场空地上早已成为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起码有几千辆自行车摆放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每辆自行车看上去都像我们家的那一辆。

我记住了它摆放的位置，但车辆管理员总是在擅自搬动你的车。我拿着钥匙在自行车堆里走过来走过去，头脑中一片晕眩。我在惊慌中感受



到了当时中国自行车业的切肤之痛：设计雷同，不仅车的色泽和款式，甚至连车锁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找不到我的自行车了，我的钥匙能够捅进好多自行车的车锁眼里，但最后却不能把锁打开。

车辆管理员在一边制止我盲目的行为，她一直在朝我嚷嚷：“是哪一辆，你看好了再开！”可我恰恰失去了分辨能力，这不怪我，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自行车上。我觉得许多半新不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的坐垫和书包架上，都散发出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的气息，怎能不让我感到迷惑？

自行车的故事总与找不到自行车有关，不怪车辆管理员们，只怪自行车太多了。相信许多与我遭遇相仿的孩子都在问他们的父母：“自行车那么难买，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自行车？”这个